

## 遇见 CC 二三次

CC 大名鼎鼎，没见真人时，于文章间阅读中常遇其名；课堂内外，耳边也常有学人提其名，提起和听闻者皆是称扬赞叹。后来，了解渐渐多起来时，便感觉 CC 确是声名和实际完全相当之人，不杂半点虚、假、伪，又有这个时代稀缺的豪爽和仗义。

对于学术，我永远无限敬畏，命运使然，所以始终没入门径。如此而言，CC 对我的影响，首先该是开眼界效力的。2005 年夏季开始，百年复旦的新闻学院凸出了一个特殊的暑期学校：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讲习班，集聚了大陆众多新闻传播学科的青年英才。组办方请来海内外学术大牛，一时间，震动学界，去这个暑期学校成了众多殷殷学子期待仰慕的一种学术经历。大牛的风范，在学子中流传，其中一位，便是 CC 教授了。我呢，则是考上复旦新闻学博士，在 2007 年的暑期学校见到 CC 的。已经不能准确叙述 CC 当年讲了什么，但彼时的 CC，于我而言确是一座灯塔，在中西深度交融全球化迅速席卷的背景下，那年那季那个教室里，我终于窥见到域外的风景：第一次远远瞻望台上高大身躯的李金铨老师，声如洪钟、逻辑缜密、视界开阔，心思博大……敬仰之情，顿然生出。

从那个夏季的旦园暑期学校起，李金铨老师从书本走下来，成为眼前实在的学术景观：李老师的书在书柜安放；自己在李老师的多友群里；李老师在我的朋友圈里……

成为多友，是跟 CC 老师的再次相遇。在志安师兄的帮助下，2013 年的 3 月我得以如愿到了香港。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境，第一次到书本上出现了无数次的香港，有很多激动紧张。在香港机场出来时，突然间感觉神清气爽。跟天空常常灰黄迷蒙的郑州比起来，香港的天地如天堂般舒爽。那一个月，我抓住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去触及到香港学习前设定的地点和目标，但还是错过了 CC 老师的多次授课，还是没有在城大的图书馆多多借书阅读，还是缺失过李老师带领下的多友周末游，还是忘记在城大媒体系多留几张照片，等等，太多太多的遗憾。……

遗憾虽多多，但在城市大学的一个月对我生命成长来说，效力非凡。直至今日，仍记得李老师带我们一群出游时，香港某条路的一幢楼上书写着的陈旧的竖匾大字：毛泽东思想万岁；仍记得在拥挤的地铁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肤色的异国人；仍记得系里请去的因拍制《千年菩提路》名声鹊起的周斌老师；仍记得 1 个月期满时，那个班是我最后一个撤退香港，返程飞机将降落郑州时，透过窗户，看到满眼的灰尘雾霭，心里的伤感和惆怅。而多年后的所有这些珍贵记忆的缘起，都出自于 CC 老师等人的强大愿力支撑起来的多友项目。

第三次见到 CC 是在 2013 年暑假的兰州，李老师仍然是健谈、活跃、缜密、人文气质，多友们相见甚欢，然后各自匆匆散去。那次相遇，让我更深地体味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、提前好好理解了“一带一路”。

生命中，如果曾有过这样的幸运：有人突然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光明的窗户，那她或者他该是你的恩人。CC 老师于我，打开的不仅是一扇窗，而是多扇窗，窗窗通往光明，扇扇风景独好。所以，遇见 CC 老师，对我而言，意义重大。

致敬 CC 老师。

有道是，今生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……感谢相逢；期待相逢。（赵智敏 郑州大学）